

万友生教授中医教育思想初探

★ 黄海龙 (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深圳 518020)

关键词: 万友生; 中医教育

中图分类号: R-05 文献标识码: A

全国著名老中医万友生教授,不仅是优秀的中医理论家、临床家,而且是卓越的中医教育家。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,通过教学实践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他忠诚于党的中医教育事业,以德立教,率先垂范,严于律己、无私奉献的精神,至今都催人奋进。在他的带领下,江西中医学院热病教研室形成了一支杰出的教师团队,培养了如王鱼门、肖德发、陈瑞春等许多既精于伤寒教学,也精于温病教学的、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的老师,为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我于 1979 年调回母校任教时,因为在基层工作了十多年,《中医内科学》上所有的病证我几乎都接触过,《伤寒论》方在临床上颇能运用自如。原想分配到中医内科教研室或伤寒论教研室工作,但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医基础教研室,虽然未能如愿,也愉快地服从分配,开始了紧张的备课,积极准备开课的工作。当时,我曾多次请教万老:怎样才能备好课? 讲好每一堂课? 万老只是平和地说,首先要掌握教学大纲的要求,把必须掌握的和一般了解的内容区别对待,这是备课的指导思想,也是备好课的前提;其次,对学科教材要娴熟于胸,只有熟练地理解和掌握了教材内容,才能备好每一堂课;再就是针对不同的听课对象,做到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地施教。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,说:“如你现在要上的中医基础理论课,面对的是刚进大学的新生,他们刚刚结束高中学习,对现代数理化掌握了一定的知识,对古代文史哲、阴阳五行知之甚少,而且学习中医的兴趣未必强烈。你讲课,只能是讲清讲好中医的基

本概念、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。切忌过多讲临床经验,原因是他们刚刚进中医学院开始学习中医,什么也不懂,讲多了会消化不良,等到他们慢慢地懂了一些中医的知识后,再适当增加一些临床经验,可以增加他们学习中医的兴趣。”我按照万老的经验去做,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。

万老对板书是很看重的。他还对我说:“书法也很重要,是一个人的门脸。老师的书法一定要好,所以学中医一定要练书法,字写得好,能吸引同学的注意力,也能得到同学们的信仰和称赞。过去,很多中医名家的处方,都被保留和收藏,因为书法实在好。板书时,讲课的大纲小目写在左边,临时板书写在右边,只能抹掉右边的临时板书。每一位有经验的老师都应该注意这些,不要以为它是小事。”同时,万老还要我经常听有经验的老师上课,学习人家的经验,取长补短,并提供了一些他认为讲课水平较好的老师名单给我。记得我刚到学院,听了很多老师上课,象讲授中医内科学的杨扶国、钱正贤;讲授伤寒论的王鱼门;讲授温病的肖德发;讲授金匱的张崇、伍炳彩;讲授中医基础的李木森、魏江和程淑娟;讲授内经的邓必隆等老师的课,我都从中学习了不少的教学方法和经验,受益匪浅。同时也体会到,中医教育事业发展很快,学院老中轻三代老师都讲得很好,与当年我们在老中医学院听课,不可同日而语。也无形中给了我很大压力。心中暗想,不加倍努力,恐怕会跟不上。因此我的讲稿,改了又改,红笔改了,又用蓝笔改,密密麻麻,到了后来补充新资料已加不进了,还夹了很多卡片。按照万老的说法,就是不念

“老皇历”，常讲常新。这给我后来对进修班、本科毕业班、研究生班和留学生班讲课，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。记得1981年春季，教研室临时分配我给77级本科结业班讲《中医各家学说》，因为当时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编写的教材刚刚到，我院讲《中医各家学说》的老师去北京中医学院参加教学研讨班，留下的老师不够开课，系里决定从各教研室抽出老师讲相关内容。又听说77级毕业班学生对老师上课要求比较高，前不久硬是提意见换下了两位老师。说真的，当时我心里还真有些发怵。一是刚来学院不久，上课时间短，教学经验不足；二是教材拿到手没有一个月，准备时间不多，怕讲砸了，下不了台。但是我想起万老的教学经验和谆谆教诲，反复研究任老编撰的教材，精心准备了几个专题，不重复中医基础和中医诊断学所学过的内容。课讲下来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同学们都反映讲得好，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地自言自语说，总算过了一关！

万老的中医教育思想还表现在，针对不同的学员，因人而异、因材施教。如函授班，都是在职中医，以自学为主，集中听课的时间很少。所以万老在编写《伤寒论》函授教学辅导材料时，总是资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让函授学员有更多的内容学习。1962年给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编写《伤寒论讲义》，字逾百万，是万老早年研究《伤寒论》心血结晶。为写这本教材，万老夙兴夜寐，抱着病弱之身（当时因三年自然灾害，营养缺乏，工作任务重，操劳过度。患上“甲状腺机能亢进症”，体重只有80余斤。南昌盛夏，堪称火炉，他挥汗如雨，打个赤膊）笔耕不辍。可惜“文革”期间，废于一旦。万老也为江西中医函授教育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教学辅导资料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函授教育主要是看教学辅导资料，资料内容越多，学习参考价值越大。

又如给西中班讲课，对西医同道的一些模糊认识，要讲清中医的道理。如1958年的江西首届西中班，有的学员说，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有胃气则生。我们西医把脾胃切除了，按中医理论没有脾胃，就没有了后天之本，人就活不成，而我们给病人切掉了脾胃，病人不但没有死，还活得很好，怎么理解？万老说，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脾胃虽然名称相同，但实质内容是不尽相同的。中医的脾胃不单是解剖学概念，更重要是生理病理学的概念，中医的脾胃包括西医消化系统、造血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功能，岂止是一个西医解剖学的概念。西医切除的

脾胃只是解剖学上的脾胃。又如有的学员说，白虎汤中有粳米，一煮岂不成了一锅粥？怎么能够治疗“五大一黄”的阳明经证？万老说，白虎汤中粳米协助石膏清热生津的同时还有益胃作用，有护正的意思，且有一定的分量，不会煮成粥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万老应邀去贵阳中医学院给西中班讲《伤寒论》，当时担任接待工作的研究生，现在是深圳市某区的副区长，他对我说，听万老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，连他助手的辅导课都讲的非常棒。我说他当年的助手已是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、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、著名的《伤寒论》专家。

1976年至1979年，万老四上北京为全国中医研究生班讲课，针对高水平的研究生，万老把毕生研究中医的心得和经验，整理成几个专题，如《讨论八纲、六经、三焦、卫气营血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可分割性》、《欲识厥阴病，寒温合看明》、《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》、《关于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术问题》、《略论热病学说源流》、《少阳在六经中的位置问题》、《尚论寒温，昌明绝学》等，很受研究生的欢迎和好评，对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。当年的北京中医研究院首届研究生，现代著名中医专家何绍奇教授2005年5月从香港浸会大学来深圳，对我们说：“万老是治学严谨的中医专家，是海人不倦的中医界泰斗，我非常怀念他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情景。”谁知一个月后的7月7日，何教授在香港猝然辞世，此语竟成绝响，令人痛惜！又，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、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、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琦教授，也是当年北京中医研究院首届研究生，听说要开万友生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，2006年8月从国外飞抵深圳作学术讲座时，专门带来1982年在南阳首届仲景学术会上与万老的合影，以及为万老学术思想研讨会的题字：“寝馈岐黄甲子勤耕不息，合论寒温热病独树医林！”对万老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赞叹不已。

万老是当之无愧的、著名的中医教育家。他的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人。学生不才，学识肤浅，挂一漏万，未能反映万老教育思想全貌，深感惭愧。

中医的振兴和发展在于人才，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，教育之本是老师。如果中医拥有一支象万老这样的教师队伍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！

愿万老的教育思想和精神风貌在后一辈心中永存。

（收稿日期：2007-05-06）